

SUNJIANXIZHU

中国文坛

大地震

ZHONGGUOWENTIANADIZHEN

贾平凹

畅销书创作出版纪实
Jia Pingwa

孙见喜 著



贾平凹著
高老庄



高老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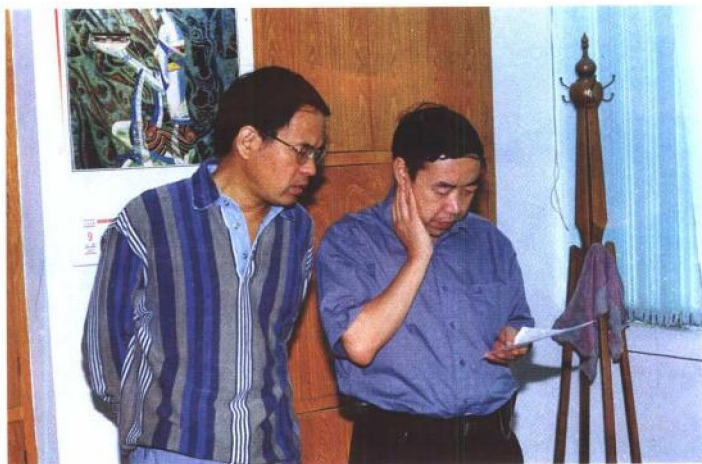
I265
205

中国文坛大地震

——贾平凹畅销书创作出版纪实

孙见喜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本书作者（左）与贾平凹合影

子彭决定回高老庄，高老庄北五里地纓甲岭发生崖崩。纓甲岭罕崖崩，但这一次性则十分严重，美居山附近有人看见一个椭圆形之东西在葡萄园之上空旋转，接着一道巨响，像地震一般，骥林岭放在檐管上咪米之瓦盆立即就跌碎，双鱼箭之山墙头掉一块砖，砸着睡在墙下酣睡之母熊，因惊吓流产了。而镇上即有人家之门环，在那一瞬间却咣咣咣咣地一齐摇动。连胡叔也是看到了那个椭圆形之飞外物，坚持认为那是一项草帽，崖崩一定与草帽有关，因为当年他之所以在白云湫杀人，就是也看见过这样之草帽。高老庄跛人熊岳，他是有文化的，当年在批评连胡叔，一石解释这可能呈飞碟，近年里在宋州地土上已经有过多次发现飞碟的报导，不足为怪；一石证实了崖崩现场，将崖石埋没的三十亩水田写成五十亩水田和一条灌溉渠之重大灾难性报告，紧急申请省府之救济。

贾平凹《高老庄》手稿

告读者

· 贾平凹 ·

本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这场变革中我是满腔热忱地关注着和参与着。愈是浸淫于传统文化里长而久，愈是感到一种深切的痛苦，愈是感到反叛和斗争。正如此，我以我的笔在写这一时期传统文化之腐败的东西如何一步步走向崩溃和消亡，新的文明又如何艰难地产生，从而导出世纪之末中国的社会态势和人的心迹。

我的创作一直在追求在作品的内涵上境界上向西方优秀文学借鉴，趋人类先进的文明来反思吾国吾民之现实，审视人的本质，生命的意义，而在作品的形式结构语言情调上坚持本民族的做法，力图体现出东方的味道，中国的味道。我热爱我的祖国，热爱我的民族，我将继续写下去，忠于现实，忠于艺术，无愧于我是一个中国人和一个中国的作家。

1999.3

贾平凹

目 录

第一章

流浪写作

——《废都》初孕于桃曲坡水库 (1)

第二章

黑色的日子

——情爱悲剧不该在这时发生 (31)

第三章

生命漂泊

——创作向户县和大荔延伸 (50)

第四章

苦乐之间

——打嫁妆的情妹妹 (71)

第五章

《废都》出版

——中国文坛大地震 (104)

第六章

小说与坝

——悲音来自地层深处 (178)

第七章

贾平凹迷

——读者之舟使他不沉 (220)

第八章

哈代

——或者肉夹馍的故事 (258)

第九章

《白夜》前后

——经典在冷风中矗立 (305)

第十章

顽石和罐子

——粗笨拙朴是一种境界 (353)

第十一章

作品获奖

——法国女评委的掌声 (367)

第十二章

走出《高老庄》

——中国作协十楼大厅的握手 (416)

·附录：

贾平凹主要著作目录 (450)

第一章

流浪写作

——《废都》初孕于桃曲坡水库

第一章

流浪写作

索稿的，电报电话没命着催；请吃的，车在楼下守候；政协的会、人大的会、振兴秦腔的会、妇联的会、音乐学院的毕业生演唱会、足球迷协会的见面会……又有求字画的拿着权威人士的条子、丹凤的乡党从军队复转、商洛的亲戚孩子要考学，等等，贾平凹面临着人际关系上的巨大压力。呆在西安城里，他永远都在为别人旋转，读书、思考、写作只能是奢侈的向往。

他要寻找一个清静之地，老虎生儿子最怕惊吓，母鸡下蛋也最怕叨扰。

贾平凹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的构思，需要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和一大块绝对独立的时间。他说，我有许多苦处。细问，他只是摇头，只是叹息。

贾平凹创造力的激活往往是灵魂受难之时。这一次，他要喷发的溶岩量将是空前的。为此，他积蓄了两个春秋。那

一年，我们一起被告受难，在那株朽空的老槐树下，他对我说：“这是一部奇特的小说。”

之后，他不时病倒，又不时推出佳作。人称贾平凹是扑不灭的火，舀不干的水，打不死的“吴琼花”。我们一起深入秦岭深山北宽坪，又一起考察白土崖栈道，一起察看石门沟古战场，一起拜访老神仙苟百斗，一起和昔日的四姨太叙家常，一起向兴善寺的老法师请教禅道……

我在北宽坪时穿的那件风衣未及换洗，就读到了他以商州土匪为题材的系列中篇：《美穴地》、《白郎》、《晚雨》和《五魁》等，这些作品就是那次他进山的劳绩。再待到《美穴地》的电影拍摄权交给张艺谋，《五魁》的电影拍摄权卖给黄建新，就不断传来噩耗：先是四姨太病故，再是苟百斗仙逝，紧接着就是老法师往生净土……

贾平凹唱绝了一曲曲安魂之歌。

1992年7月8日晚，在柏油巷平凹的小书房里，我们谈话，他全无往日的神采了。他情绪低沉，长久不语，只一个劲闷头吸烟。

我挑开话头，问他：“最近干了什么？”

他说：“没干什么。”

我问：“市政协会开完了？”

他答：“完了。”

我问：“人大会开完了？”

他答：“完了。”

我问：“你不到镇安县去了？”

他说：“陈彦他妈病了，陈彦不去没向导。”

我再问：“你不是还说要去潼关吗？”

他使劲吸烟：“去还是想去……”

我问：“你还想去耀县吗？”

他仍低着头，轻声说：“安黎说他们那里有好多值得看的事情，小伙子又诚恳相邀，我很想去看看他家的窑洞和他家吃水的那条沟。”

我转个话题再问：“你这个长篇到底要写什么？”

他轻轻拧死烟蒂：“不写农村了。”

我不解，惊问：“嗯?!”

他慢悠悠说：“回想起来，我幼年童年少年青年加在一起在农村不过生活了十九年，而到城市里的生活已超过二十年。我写农村的生活写了几十本书，今后要写写城市生活了。”

我问：“你想好了？”

他说：“写中国农村生活必然离不开风俗民情文化背景之类，这些东西翻译起来很难，常常要加很多注解，且外国读者看起来很难理解。城市生活中许多现代文明的东西是世界相通的，这对我是个新领域，我想再折腾折腾。”

我说：“我无法想象你怎么写这个长篇。”

他说：“首先面临的是语言转换。最近读了几篇邓友梅的小说，那五呀，不错。写北京八旗没落子弟的城市生活，很有味儿。不知现在人家都怎么写城市？”

我说：“广州有个作家写了《商界》，写经济领域生活的。”

他说：“商界咱不熟。”

我说：“你熟的是文化界。”

他在烟雾中流出自己的思想：“我想过，这个长篇，有

几个文化人，受挫的作家，浸染上毛病的书法家，搞文物的，复制古字画的，以此透视当代城市社会，表现世纪末情绪，表现文化古城的废都意识。”

我说：“当然，城市生活也丰富多彩，比如拾破烂的，我们村有几十户人常年住在南郊吴家坟，携妻带子，租屋过日子，还过得挺不错。你说他们是城市人，可他们的户口在农村；说他们是农民，但他们不做庄稼，长年过着准城市化的生活，且介入城市经济和文化的循环。”

他终于把头扬起来，有点笑：“可写的东西多啦！”

我问：“你这本书叫什么名儿？”

他说：“还没想好。以前写过一个中篇叫《废都》，这个长篇也想找个意思相近的，或者叫《白夜》什么的。”

我再问：“陕西工人报的叶广岑从日本回来，说日本大坂有个民间组织叫贾平凹研究会，你知道这个组织吗？”

他平静地说：“不知道。我只知道西德有几位专家在研究评介我的一些作品，已经译出了《天狗》等，他们不断写信来要书，我前几天给寄了几本，寄一次三十多块，贵的很。”

我说：“该寄的还得寄。外国人搞研究困难的是受资料限制。你怎么写长篇又安排在热天，这不妥当。”

他终于露了笑：“天越热越来精神。”

我说：“不过你已安装了空调。”

他说：“不习惯。不习惯在空调屋里写作。我想找个地方写，你看啥地方合适了你给我言传。”

我说：“宾馆好吧？”

他说：“宾馆方面没太熟的人。听说姚雪垠先生曾住宾

馆写《李自成》。”

我说：“那是政府安排的，还有秘书当助手，市文联不能给你配备个秘书？”

他慌然摇手说：“不敢不敢，我是文联主席，文联的车我也很少坐，我去开会办事骑自行车，文联有几个老同志，行动不便，车叫他们用去。”

我说：“你思想好嘛！”

他说：“思想一般。主要是坐车不自由，还得招呼司机。”

至7月底，贾平凹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的总体构思。之后，光阴蹉跎，黄土高原上时而风沙迷眼，时而淫雨封城，一段时间里，他悬笔苦熬，不知道自己怀上什么怪胎，只觉身后似有鬼催。

我得认真给他找房子，他要生产了，憋得不行。我先给他找了海军驻西安办事处，他同意去。我同学陈伯安在那里当主任，他找人打扫了房子，安装了电扇，晾晒了被褥，甚至还给他买好了饭票。可是突然间，这座建筑物被命令紧急拆迁。接着，我又为他找了陕西省道教协会所在地八仙宫的后院，这里环境颇好，慈禧太后西逃经过西安时就住在这里。但平凹说他写的是男男女女的事，住在神灵之地怕不相宜。后来，他又说到秦岭山里去写作，但联络人行踪不定，他迟迟不能成行。还有朋友邀请他去住药王山，正要成行之际，这位朋友家里突然出事……

我问他：“你这次出去写作，怎么总是疙疙瘩瘩呢？”他说：“这是老天爷考验我哩！唐僧取经路上经历的事还少吗？这都是上天事先安排好的。”

后来，我的学生安黎联系好了耀县一座水库，我们相约一同前去写作。安黎是耀县人，又是青年作家，我相信他会安排得很好。后来，因为我女儿考大学的事没有落实，我没有去成，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景平先生陪同他去了耀县。景先生正写一部电视剧，电视台催得挺紧火。

这年平凹40岁。40岁上闲谈，常常哲言迭出。他说：“鬼魅狰狞，上帝无言。奇才是冬雪夏雷，天才是四季转换。”他说：“驴拉磨是捂着眼走的，捂了眼走路驴就是旅行，就有了万千风景在脑中，就能一圈圈永不停步地重复下去。说驴蠢笨，不如说人卑鄙。人实行愚驴政策。”

回想起来，这十多年，平凹的作品在中国读书界长盛不衰，创作界的朋友也常常惊羡他鬼斧神工的写作速度，就有不少传言说他如何神奇和特异。有人问我：听说贾平凹是嘴里和人聊天手里同时在写作，是真的吗？我说我没见过他这样写作。近二十年来，平凹几乎囊括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各类大奖小奖，一部《浮躁》使他从中国风光到美国，一首“后院里有棵苦李子树”的陕南民歌，他从西海岸唱到《美国之音》，中国作家的风流倜傥似乎已注定了他金马玉鞍的文魁生涯，然而，他心中的万千苦处更有谁知？

伴随着事业的成功，灾难像影子一般始终尾随着他。他说：“先是我患乙肝不愈，度过了变相牢狱的一年多医院生活，注射的针眼集中起来，又可以说经受了万箭穿身，吃过大包小包的药草，这些草足能喂大一头牛。再是母亲染病动手术，再是父亲得癌症又亡故，再是妹夫死去，可怜的妹妹拖着幼儿又回住在娘家，再是一场官司没完没了地纠缠我，再是为了他人而卷入单位的是是非非中受尽屈辱，直至陷入

到另一种可怕的困境里，流言蜚语铺天盖地而来……

“我没有儿子，父亲死后，我曾说过我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现在，该走的未走，不该走的却走了，几十年奋斗的营造的一切稀里哗啦都打碎了，只剩下身体上精神上都有着病毒的我和我的三个字的姓名，而姓名又常常被别人叫着写着骂着。”

鲁迅先生说：“创作总根于爱。”又说：“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平凹的爱是广博的，虽然也为某个生命个体陶醉，但同时又为之付出很大的痛苦。苦恼、寂寞是作家创作的内驱力。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贾平凹开始了他的新一轮拼搏。他的第四部长篇小说将在迁徙流离中写作。

1992年7月11日晚，商洛师范学院中文系王永生、田金长、郇科祥、郭三科、陈汉生五位青年教师齐聚我家，和平凹讨论《贾平凹的语言世界》这部专著的写作大纲。这部书列入了该院的科研项目，他们几人按章节分了任务，学院催得很紧，必须在较短时间里拿出书稿。他们带来提纲，想就有关内容同平凹切磋一下。

郇科祥谈了他对“语言特质”的分析，想听听平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平凹说，何谓好语言？能准确表达此时此地此事此物的环境、情绪的语言就是好语言。孙犁抄给我古人所谓“气”的那段话，实际就说的是情绪。鲁迅表达苦闷情绪时说：“窗外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要搭配好虚词、助词，话有三说，巧说为妙，巧说就是讲究词与词的搭配。音乐感、节奏感，就多用动词，这样容量大，有凝重感，还能增加语言的质感。杜甫的“牵衣顿足拦道哭”，一

句诗四个动词夹住三个名词，如果拍电影，可以拍十几分钟。地方戏的音乐节奏，那么多曲牌，喜庆的、丧葬的，要用工程师的绘图纸把旋律音阶描出来，很直观，我试验过。地域对语言有直接影响，陕北高原，遥远辽阔，说话鼻音重，唱歌音调长。我请教过作曲家赵季平，问他如果把每个音符揉成纸蛋儿，撒在地上随便抓，能不能形成音乐？他说现代派的人就这么弄，怪异，很新潮。赵说，要找地域音乐，就听各地人说话，说话本身就是音乐，节奏旋律都在里边。语言中的动词，比如我散文中“两山夹出一道水”这句话吧，你用“流”，就俗了，人都用；你用“漫”，又不准确；用“溢”，意思反了；只能用“夹”，两山很近，水又细。形容也要有度，不能过，过了就矫情。有人说我的语言，读着木木的，嚼着筋筋的。我不喜欢张牙舞爪的语言，我主张熬一些，朴一些，这可能与我的性格有关。我最早的语言有些南方气，阴柔一些，后来就有变化。起篇名，我不喜欢表面有所谓的诗意。作家语言有两类，一是外化的，慷慨激昂；二是内化的，用闲笔，风格在闲话上体现，沈从文呀，周作人呀，把语言还原到本意上，成语还原到不是成语上。“天高云淡”，把形象变成抽象，是概括，但后来就虚了，这时我还原它。“把石头冻成糟糕”，“糟糕”还原成本意，名词；又不是贬意的“糟糕”，那是形容。“巢上团结着一群黄蜂”，“树桩上纠缠着泥草枯根”，“爹娘的灵牌前没有贡献”，这里的“团结”、“纠缠”、“贡献”，全是词汇的原始意义。再如月亮，人形容是玉盘什么的，月亮就是月亮，形容过分，要么重复前人，要么弄巧成拙。

还有幽默，这本身是心灵的智慧的体现。神秘呀玄虚

呀，主要是从语言透发出来的。我主张单句要明白，组成段要模糊；写诗每句平白，组合起来整体上要深邃。或前缓后疾，或前疾后缓，要戛然而止，不拖泥带水，杯子里的水高出杯沿一圈，是张力，语言也是这。比如写字，功力不到字在纸面上摆着，功夫到了力透纸背。一定要不经意，不经意是大经意，淡泊、放达，当然不是表层的淡泊、放达；语言老道，如汪曾祺、孙犁，汪的语言好像他总要当和尚，孙犁的语言好像他本身就是和尚。差别就这一点。

要消灭火气。刘再复讲：中国作家普遍存在好使气，总要怎么怎么，这影响了中国作家的艺术成就。语言上要保持对色彩的感觉，如莫言的语言，能看出他对色彩很敏感。我特别注意捡拾散落民间的古语，还有方言呀，表达方式呀，保持民间视觉。从作品的语言可见一个作家的气质、性格，他成长的环境，他的学识修养，等等，人的种种因素全在里边。读《聊斋》就有这种感觉。在河南的洛阳，有人送我一个碑帖，上头有一段文字叙述女道士的漂亮，用了“有独立之姿”的词句，突然觉得很新鲜，很独特，过目不忘，以前没见过人这样用过。后边说这位女道士早夭，用词是“花而不实”，回到成语的原本意义，不是现代思维定势造成的贬的意思。

对语言美的看法，和对女人的看法一样，单论鼻子嘴，就不是那回事了，要整体把握。钱钟书、张爱玲、沈从文，艺术能不能飞起来？研究他们对语言的感觉就能体悟他们的艺术想象力。张爱玲描写人生：“人生是一件华美的睡袍，里面长满虱子。”很深刻。钱钟书说眼睛长得小的人无畏，又说“如果女人是指缝里滑脱的泥鳅，男人就如苍蝇的勇

敢。”我也一直把标点符号当语气助词和虚词对待的，我过去写了作品给人读时还要读标点符号的。

破格是大相，如女人长了男相，武人长了文相，文人长了武相，南人长了北相；逆反着过去，要么大恶，要么大善。

有人写作疲劳，是语言流动的疲劳，流动美了反而轻松。王愿坚有一句话讲得好：“求白用黑抹，求长用剑削。”石碑拓字是求白，铅笔削短是求笔芯长。有人评价李贺是黑纸上写白字，李贺思维怪异，白天当黑夜过。句子的长短取决于文气。我读书也不求甚解，古人说桌子，在我听来是筷子。

7月12日，继续座谈。王永生说：“商州语言，有递增性、驳杂性、古朴性，这成为贾平凹文学语言的历史依托，也是生长贾平凹个性语言的培养基。禾苗不是土壤，但禾苗吸收了土壤的水分和养料。这棵庄稼苗为啥长得好，因为土壤里含有丰富的营养。平凹你说说作家语言与地域、历史的关系。

平凹说：商州文化基本是秦的，地理上又是长江这边的，所以商州语言是北方话中渗有南方的东西，雄中存秀。商州历史上曾有过三次大的移民，这些移民全是南方来的。丹凤的龙驹寨过去是水旱码头，舟楫直通汉口。丹江上游是商州的中心地带，民俗物产可以作为代表。商洛地区七县中，镇安那边靠近湖北，丹凤、商南又连接河南，所以说商洛这一块自古就是通往中原及湘楚地带的必经之路。这地方出隐士（如商山四皓，于任佑早年也呆过）和土匪，这些人是在野派，离庙堂远，离政治远，一般不拉帮结派，历史上

也没出过大官，文化积淀不如关中，民间传说乾隆爷咒过这地方，说是：有水不行舟，清官不到头，人无百年富，才人往外走。以后的文化发展基本上保持上述特征。此地教育落后，但文化发达，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到深山去，门上的对联全是古句，书法高妙。关中有些县的农村反而不如这深山杳见有文化气息。好像谁家的楼门脑子上都藏着几本线装的古书。山野乡村散落着文化上的隐逸之士，失意文人过着准农夫的生活，生命的境界是耕读传家。这地方距西安又不远，坐汽车三、四个小时就过了秦岭到蓝田。但在关中人的感觉上商州很遥远，仿佛是河南那边的地方，人唱豫剧。河南本土产生的文学艺术距生活近，但俗气，河南“民族”好像都在社会最底层谋生，商洛文化由此颇受薰染，民间味儿重；南边紧靠湖北，湖北九头鸟，凶悍而开放；北边是关中，保守，靠肥沃的土地自给自足，房子半边盖，姑娘不对外，烙馍像锅盖，面条像腰带；四邻综合，商州人就有了山林气、草莽气，人性野、灵、空、怪。

语言和时代的问题：西安的是“浑”。如霍去病墓前的石雕，由凝重的团块和流畅的线条串连而成，整体上凝重，灵性在那线条。在限定的范围里充分发挥艺术想象，随物赋形。

说到艺术趣味和个人爱好，我爱石头，不喜欢张狂人；不喜欢豪华宴席，要吃的东西比较难做，口偏，讲究，虽然花钱不多，但不容易做好，喜吃素食但不是素食主义；我身上缺少侵略性、外延性的东西，基本是属于内守形的，不趋附，有在野派的某些特点。

比较其他作家，路遥、张贤亮在气势上咄咄逼人，人气